

锡伯族西迁与清朝西北实边策略研究

蒋 静

摘 要 清朝重视西北边疆经略,将大量内地贫民移民出关屯田实边作为治理新疆的重要措施。西迁的锡伯族成为充实新疆的重要力量之一,是清王朝治理新疆的一次成功实践。有清以来,清政府将锡伯等八旗子弟遣往新疆屯垦戍边,在战略决策上充分体现了对新疆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也是清朝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仍能有效管理新疆的重要动因之一。

关键词 锡伯族 西迁 屯田 西北实边

中国图书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741(2014)01-0088-05

举凡在西域实施稳固统治者,其在西域的屯田都卓有成效;反之,举凡西域屯田成效显著者,其在西域的统治也多牢固。^①清朝重视西北边疆经略,将大量内地贫民移民出关屯田实边作为治理新疆的重要措施。西迁的锡伯族成为充实新疆的重要力量之一,是清王朝治理新疆的一次成功实践。

一、清朝经略新疆背景下的锡伯族西迁

有清一代,清政府非常重视对新疆、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治理。清朝统一新疆后,为巩固边防,充实新疆边防力量,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策略,将大量内地贫民移民出关,屯田戍边。新疆具有“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依葱岭,以为固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②的战略地位,因此,新疆经略成功与否,会牵动西北乃至全国政局的连锁反应,是以“自古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③。然而,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新疆人口萧条、土地荒芜、经济停滞,为稳定新疆局势,清政府在新疆大规模开展屯田、发展经济,这需要充足的后勤保障和富足的劳动力,因此,大规模迁移内地人民进疆实边势在必行。清政府将内地锡伯、索伦等八旗

精英派往新疆,作为稳定和发展新疆的重要力量。西迁的锡伯族成为清朝移民实边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朝从盛京(今沈阳)各地抽调骁勇善战的锡伯族官兵连同携眷家属总计3275人分两批西迁新疆,^④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先后抵达伊犁绥定(今霍城县)一带,进入伊犁地区、塔尔巴哈台(今塔城)驻防,屯垦戍边。

乾隆二十九年4月10日和19日,锡伯族官兵及其携眷家属从盛京启程,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跋涉5200千米的路程,历经一年数月的艰辛到达新疆的伊犁。西迁期间,锡伯族遭遇了瘟疫横行、口粮难以为继、行程劳顿等种种困境。据有关资料统计,锡伯族西迁过程中,遭遇瘟疫,损伤惨重,牛起初有3036头,到新疆后仅剩440头;马起初有2020匹,到新疆后虽然只死亡20余匹,但“大半疲瘦,生癩者众”,已不能支撑锡伯族人前往伊犁。^⑤从乌里雅苏台出发行至科布多一带,西迁的锡伯族又逢阿尔泰山积雪融化,行程受阻,长时间的停留,使西迁的锡伯族面临着断粮的危机。但西迁到达伊犁的锡伯族人数却有增无减,西迁锡伯族强烈的生存意识与不屈服于命运的抗争精神,对其西迁新疆、屯垦戍边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锡伯族西迁伊犁进一步巩固了清朝对新疆的治理

(一) 发展屯田,稳定新疆。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西迁的锡伯族正式定居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地区,组建锡伯营、兴修水利、屯田垦地,开始了锡伯族人在新疆屯田的历史新篇章。

西迁的锡伯族官兵到达伊犁后,为有效管理西迁锡伯族在当地的各项事宜,清政府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建立了一个集军事、行政、生产于一体的组织——锡伯营。锡伯营设有领队大臣一员,下辖总管、副总管各一员,佐领八员,骁骑校八员。锡伯营将全体军民分为八个牛录,自耕自食,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这种亦兵亦农的管理制度,既发展了当地的屯田事业,满足了锡伯营粮食的需要,同时也大大增强了锡伯族官兵戍边的灵活性。

西迁的锡伯族人不仅不领政府口粮,自己解决生存问题,而且还要想方设法解决军需问题,因此,西迁的锡伯族人大力发展屯田,以供军需。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为开展屯田事业,西迁的锡伯族人大兴水利,广辟农田,推动了新疆屯田的发展。到达伊犁之初,西迁的锡伯族人便疏通了一条180里长的淖霍尔河,引水灌溉,开荒造田。根据西迁锡伯族人借贷的籽种数量,以及伊犁当地一亩地的播种量,可以大致推算出当年的播种面积已达到了12425亩^⑥。如此一来,西迁的锡伯族人很快便解决了口粮问题。

西迁的锡伯族人大兴水利,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察布查尔大渠的修建。察布查尔大渠于嘉庆七年(1802年)动工,彼时锡伯族西迁进入新疆伊犁已经38年,锡伯族在伊犁地区的屯田已渐成规模,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首先,日益增长的人口与现有耕地不足的矛盾日显突出;其次,开垦的土地已盐渍化,粮食产量低,此外,还存在地下水位下降、环境恶化等问题。因此,必须引新水、拓新田,扩大屯田面积,保障粮食需求。西迁的锡伯族人在锡伯营总管图伯特的带领下于9月1日正式开工修建察布查尔大渠。在修建察布查尔大渠过程中实行边修渠、边耕种的做法,其所带来的屯田经济效益得到良好体现,开挖的第二年就获得新垦土地97顷54亩^⑦,并逐年增多。后来,沿伊犁河南岸居住的锡伯营其他几个牛录,也先后迁至察布查尔大渠南北两岸,修筑

城堡,定居下来。从此,在伊犁荒无人烟的原野上,出现了村落相望、阡陌相连、欣欣向荣的景象。^⑧随着察布查尔大渠的修建,锡伯营庄稼年年丰收,西迁锡伯族军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锡伯营的粮食产量占伊犁四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总产量的近一半,在伊犁四营中最富足,成为清朝西北边疆屯垦戍边的典范。

(二) 发展屯田经济。

1. 锡伯族西迁后人口日益增加。

据史料记载,锡伯族西迁时,第一批“兵丁四百九十九名,连同眷属共计一千六百七十五人”,第二批“兵丁五百零一名,连同眷属共计一千六百零一人”,加上“途中相继出生婴儿已达三百五十余人”,自愿随军的“四百零五人”,^⑨西迁锡伯族到达伊犁时人口总数为4030人,其中兵丁1000人,家属3030人。西迁锡伯族人除修建了著名的察布查尔大渠外,还建成了一系列水利灌溉系统,随着锡伯营屯垦事业的兴旺发展,锡伯族人口增长迅速。到嘉庆初期,西迁锡伯族人口繁衍为“锡伯营九千二百余口”。《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部分档案显示,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其人口已达九千三百三十六名。其中:大小男丁四千九百一十六名,妇女四千四百二十名。”^⑩随着社会的变迁,伊犁屯田的发展,同治十年(1871年),伊犁地区锡伯族人口达到16995人。^⑪

2. 屯田面积增加。

锡伯族西迁伊犁后,开始屯田种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锡伯营向清政府借取的籽种数量为:麦子234石、青稞466石、大麦50石、黍62石、小米88石,总计900石,每石80公斤左右,屯田面积约为1万2千余亩,按当时人口4030人计算,平均每人占地约3亩。至嘉庆七年(1802年),锡伯族人口已增至8000人左右,然而由于可利用的水资源和可耕地有限且上升极为缓慢,这一时期的屯田面积仅增加到2万亩左右,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约2.5亩,锡伯营屯田裹足不前。察布查尔大渠建成后,大面积的土地被开垦,新开发土地78600亩再加上原有耕地,锡伯营屯田面积近10万亩,这一时期的人口则在8000~9000人之间,人均占有可耕地面积达11亩左右,按当时亩产1石计算,锡伯营粮食产量年逾10万石,大大促进了伊犁屯田的发展。

3. 屯田带动了伊犁其他经济的发展。

随着锡伯营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粮食加工业产生,锡伯营各个牛录修建了水磨、榨油坊等,随后又建起了烧酒坊,粮食加工业得以发展。锡伯营在从事农业种植的同时,还发展了铁匠、木匠等手工业,多方面发展经济,提高了锡伯营的生活水平。粮食问题解决后,为解决吃菜和吃肉问题,锡伯营大兴蔬菜种植业、果树种植业和养殖业等经济发展形式。西迁锡伯族人的生活以屯田为主,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其他经济,给锡伯营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锡伯族西迁伊犁屯田以来,“年年丰收,家家富裕,人人丰足,诸凡衣食者之用,婚嫁祭祀之典,无不赖此备焉”锡伯营长年“积粟满仓,以备不虞”,^②为清朝治理新疆、巩固西北边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移民实边策略得以充分体现。

三、锡伯族西迁有效维护了清朝西北边疆安全

锡伯族西迁伊犁,除屯田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戍边,担负着换防台站、驻守卡伦、边境巡逻等军事使命,有效维护了清朝西北边疆的安全。

(一) 对内平定叛乱,屯垦戍边。

西迁锡伯族成为伊犁驻兵中较重要的部分,在平定“张格尔之乱”、“玉素甫和卓之乱”和粉碎伊犁“苏丹汗国”等叛乱中,西迁锡伯族军民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冲锋陷阵,不避血刃,英勇顽强,在清朝西北边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道光八年(1828年),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发生了历时八年的“张格尔之乱”。锡伯营官兵与索伦营官兵一道,先后阻击了张格尔的两次叛乱。道光六年(1826年)6月,张格尔率五百多人发起第三次叛乱,并相继攻克了南疆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四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殉国,在这危急时刻,锡伯营总管带领锡伯族官兵配合清军与张格尔叛军激战,锡伯营的200余名官兵歼敌100余人。^③道光八年(1828年),锡伯族官兵活捉张格尔,押送北京。

道光十年(1830年),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在浩罕的支持下侵入南疆作乱。喀什噶尔领队大臣额尔古伦率锡伯营、索伦营换防兵镇压。同时增派锡伯营、索伦营、满营等官兵数千人赴阿克苏支援。同年底,锡伯营官兵在伊犁、乌鲁木齐等地援兵配合下平定叛乱,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城,玉素甫和

卓仓皇逃走。在平定“玉素甫和卓之乱”中锡伯营官兵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清政府的嘉奖。

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爆发了农民起义,伊犁发生暴乱,伊犁封建主趁机建立了“苏丹汗国”。“苏丹汗国”先后攻打锡伯营八个牛录,仅二牛录保卫战中死亡的锡伯族官兵就达400余人,锡伯营2000余名官兵在保卫惠远、惠宁城的战役中死亡人数逾四分之一,损失惨重。不仅如此,“苏丹汗国”官兵烧毁了锡伯营大部分的庄稼、掠夺其牲畜和财产、破坏察布查尔大渠,西迁锡伯族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即使面临这样的困境,当清军围剿阿古柏时,西迁锡伯族人仍然将好几年的存粮——960万斤粮食送到惠远城,支持清军,为清军驱逐阿古柏势力、保卫西北边疆提供了物质保障。

此外,西迁锡伯族人长期坚守在换防台站、驻守在卡伦的戍边战线上,时刻保卫着西北边疆。

换防台站是锡伯营的一项重要戍边任务。清朝要求换防兵不携眷,每两年轮换,一年换一半。锡伯营主要负责战略地位重要的塔尔巴哈台台站和喀什噶尔台站的换防。换防塔尔巴哈台台站约始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最初锡伯营换防官兵100名。^④随着塔尔巴哈台地区驻牧人口的日渐增多,部分土尔扈特人被安置于此地,为加强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伊犁将军舒赫德奏请增派锡伯等营官兵赴塔尔巴哈台台站换防,清政府同意了增调人员的请求。嘉庆年间,经伊犁将军松筠的奏请,又往塔尔巴哈台地区添派了锡伯营兵丁,至此,换防塔尔巴哈台台站的锡伯营官兵近200人,他们常年坚守在塔尔巴哈台台站上,戍边卫国。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鉴于喀什噶尔系南疆军事重镇,清政府决定在此建立换防制度。伊犁将军遂派遣锡伯等营官兵换防喀什噶尔台站。换防之初,喀什噶尔台站有锡伯营、索伦营官兵各96名。嘉庆三年(1798年),清政府又决定每年派往喀什噶尔台站300名换防兵,由锡伯营、索伦营平半更换。至嘉庆八年(1803年),由于喀什噶尔地区比较安定,故将300名锡伯营、索伦营官兵全部撤回伊犁。^⑤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喀什噶尔又恢复了换防制度。喀什噶尔台站换防制度一直持续到同治初年新疆农民起义后才停止。

除了换防台站,卡伦也是清王朝驻守边防的一项重要军事设施,是边防的第二线。清王朝主要在

山川要隘和交通要道之处设立卡伦,卡伦的职能是管理游牧、监督贸易、稽查逃人,管理重要山场、渡口、通道等禁区,防止外敌入侵等。伊犁地区卡伦众多,各卡相离数十里至百里之遥,在“岩疆要隘设卡伦以资捍卫……卡伦则领以前锋校、骁骑校,而以侍卫统之,其驻兵多寡,则视其地大小、简要为差。”^⑥每座卡伦仅设弁兵十余名至三十余名不等,惟按月周巡。^⑦锡伯营长期驻守伊犁十余座卡伦,定期巡逻戍边。

据《新疆识略》、《朔方备乘》两书记载,锡伯营驻守的卡伦有 18 座,而《西陲总统事略》中记载锡伯营驻守的卡伦有 17 座,佟克力著的《锡伯族》记载锡伯营驻守的卡伦有 19 座,锡伯营驻守卡伦数量不一大致是由于对卡伦划分不同造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锡伯营官兵在驻守卡伦、保卫西北边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戍守西北边疆的重要力量,为保卫边疆、戍守边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 对外抵御沙俄的侵略。

19 世纪中叶,沙俄实行的农奴制濒临崩溃,并加快了自 18 世纪初就已向我国西北边疆扩张的步伐。西迁锡伯族人坚守在祖国西北边防第一线上,抵御沙俄侵略,维护着祖国西北边疆的完整。

同治十年(1871 年),沙俄侵占伊犁,并将清朝所属领土伊犁划分到沙俄管辖范围之内,逼迫当地官民降服沙俄,对伊犁进行殖民统治。沙俄强行废除了伊犁原有的行政建制,在伊犁派驻上校作为管理伊犁事务的殖民长官,分置俄国官员管理伊犁民众。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带领锡伯营军民同沙俄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喀尔莽阿对“俄国屡次交办之事,拒不遵办”,锡伯营官兵为此经常遭受沙俄官兵毒打,但锡伯营官兵仍表示“同心能死,不降俄夷”,多次进行抗纳粮、抗捐税斗争,拒绝为沙俄办事。^⑧锡伯营的抗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新疆各族军民的斗志,为抗击沙俄侵略、捍卫祖国领土完整、拱卫西北边疆安全作出了贡献。

锡伯营强烈反抗沙俄殖民统治,被沙俄驱逐出伊犁,来到塔尔巴哈台。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带领一百余名锡伯营官兵,在博尔塔拉、车排子、乌苏等地兴修水利,拓荒造田,囤积粮食,为驱逐阿古柏势力和收回伊犁提供物质保障。同时,锡伯营官兵还参与平定阿古柏的斗争,其中立功的官兵就有 32 人。^⑨此后,新疆每遇战事,锡伯营便支援各地参

战,保家卫国。

我国诗人徐迟曾写道,“二百多年来这个人数比较少的锡伯族,就敢顶、敢撞,敢于斗争,不惜牺牲,无所畏惧。”^⑩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西迁的锡伯族人始终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战时发挥打击内乱、抵御外辱的使命,安定时则坚守在换防台站、驻守在卡伦的岗位上,在祖国的西北边疆唱响了一曲曲屯垦戍边的战歌。

四、结语

锡伯族西迁实边,对清朝维护西北边疆的发展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疆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和谐的民族关系,更离不开各民族的努力和奋斗。新疆自西汉纳入中国版图后,历代中央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在新疆广兴屯田,实施屯垦戍边战略,其中尤以清朝屯田规模和范围为盛,所取得的成就最大。随着清朝屯田事业的发展,西迁的锡伯族成为新疆多民族中的一员,是建设新疆的重要力量之一。有清以来,清政府将锡伯等八旗子弟遣往新疆屯垦戍边,在战略决策上充分体现了对新疆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也是清朝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仍能有效管理新疆的重要动因之一。

锡伯族西迁对新疆经略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国家应从稳定和发展新疆的角度,为新疆的建设输送新的血液,提供人才、科技和经济支持,举全国之力促进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同时,新疆各族人民要树立锡伯族西迁建设新疆的坚定信念,共同建设新疆、共同发展新疆。这是锡伯族西迁屯垦戍边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注 释:

①马大正《新疆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西域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12 页。

②钟广生《新疆志稿》卷一《新疆建置志序》第 2 部第 5 册[Z],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 年,第 161 页。

③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Z],岳麓书社,1987 年,第 37 页。

④《满文月折档》军机处[Z],乾隆 29 年。

⑤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西迁概述》[J],《民族研究》1981 年第 2 期,第 24 页。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J],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 年,第 604 页。

⑦郭建中《锡伯人与察布查尔大渠》[J],载《锡伯族研

究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353 页。

⑧张安福、王春辉《西域屯垦人物论稿》[J],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年,第 165 页。

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历史资料》(第十三辑)[M],第 157 页。

⑩阚耀平等,《清代伊犁地区人口迁移研究》[J],《干旱区地理》2006 年第 6 期,第 93 页。

⑪侯伟丽《新疆锡伯族人口发展及状况评析》[J],《西北史地》1995 年第 3 期,第 69 页。

⑫永志坚、英林《图伯特纪念文及史料译释》[A],《锡伯族研究文集》(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85 页。

⑬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14 页。

⑭贺灵、佟克力《历史·民族·文化》[M],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15 页。

⑮⑯安阳《清代新疆锡伯族移民及其边疆开发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 2008 年硕士论文,第 20 页,第 23 页。

⑰傅恒、于敏中、刘统勋《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三十一)[M],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644~645 页。

⑱《清宣宗实录》(卷二百五十四)[Z],道光十四年七月癸酉条,第 36 册,第 862 页。

⑲贺灵《锡伯族百科全书》[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53~55 页。

⑳吴元丰、赵志强《锡伯营职官年表》[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45 页。

(作者单位:兵团第十三师党委党校)

(责任编辑:梓 萱)

(上接第 81 页) 础,又制定、实施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巡查制度,点线结合,以保障新疆特别是新疆沿边地区的安全。在清代文献中,卡伦官兵驻守一地执行任务,称为“座卡”。相邻两卡伦之间,派军队按规定路线进行巡查,并按约定时间在一定地点会合,互换凭证,称为“递筹”。清政府特别重视对新疆沿边地区的巡查,每年都直接过问,随时了解情况、发布命令,以保证巡查正常进行;并令伊犁将军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具体负责新疆沿边地区的巡查工作;而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定的“巡边章程”,使巡查时间、路线、规模等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

总的来说,清政府在新疆建立的卡伦巡查会哨制度,对加强新疆边境管理、防御外敌入侵、维护边境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时的巡边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巡边,即不是严格按照边界线行进,逐一检查边界线上各个主要分界点的界标,且每年仅一两次。特别是在清朝后期,一些守边官吏渎职、失职甚多,轻率处理边境事务,有的视卡外为界外,甚至借口边卡驻地荒凉、食宿困难,私将卡伦移撤。清朝末年,清政府更加腐败,置边疆于不顾,至宣统时期,新疆边备废弛,许多卡伦守兵甚少或废弃。

注 释:

①《左文襄公奏稿》(卷五十)。

②《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707 页。

③《新唐书·西域传·龟兹》。

④《元文类》(卷四十一),《屯戍》。

⑤《汉书·郑吉传》(卷七十)。

⑥《汉书·西域传》(卷九十六上)。

⑦《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十八)。

⑧《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⑩席裕福《皇朝政典数纂》(卷四百五十一)。

⑪罗运治《清高宗统治新疆政策的探讨》,台北,里仁书局,1983 年,第 370~396 页。

⑫“卡伦源于古突厥语,出现在我国历史上辽代,后为女真族沿用,直至清代译为汉语。卡伦最古的原意是武器的瞄准星,后来演变为‘哨’或‘哨所’”。于福顺《清代新疆卡伦述略》,《历史研究》1979 年第 4 期,第 76~86 页。

(作者简介:赵 毅 后勤工程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副教授

赵继峰 新疆军区政治部编研室教授)

(责任编辑:雨 风)